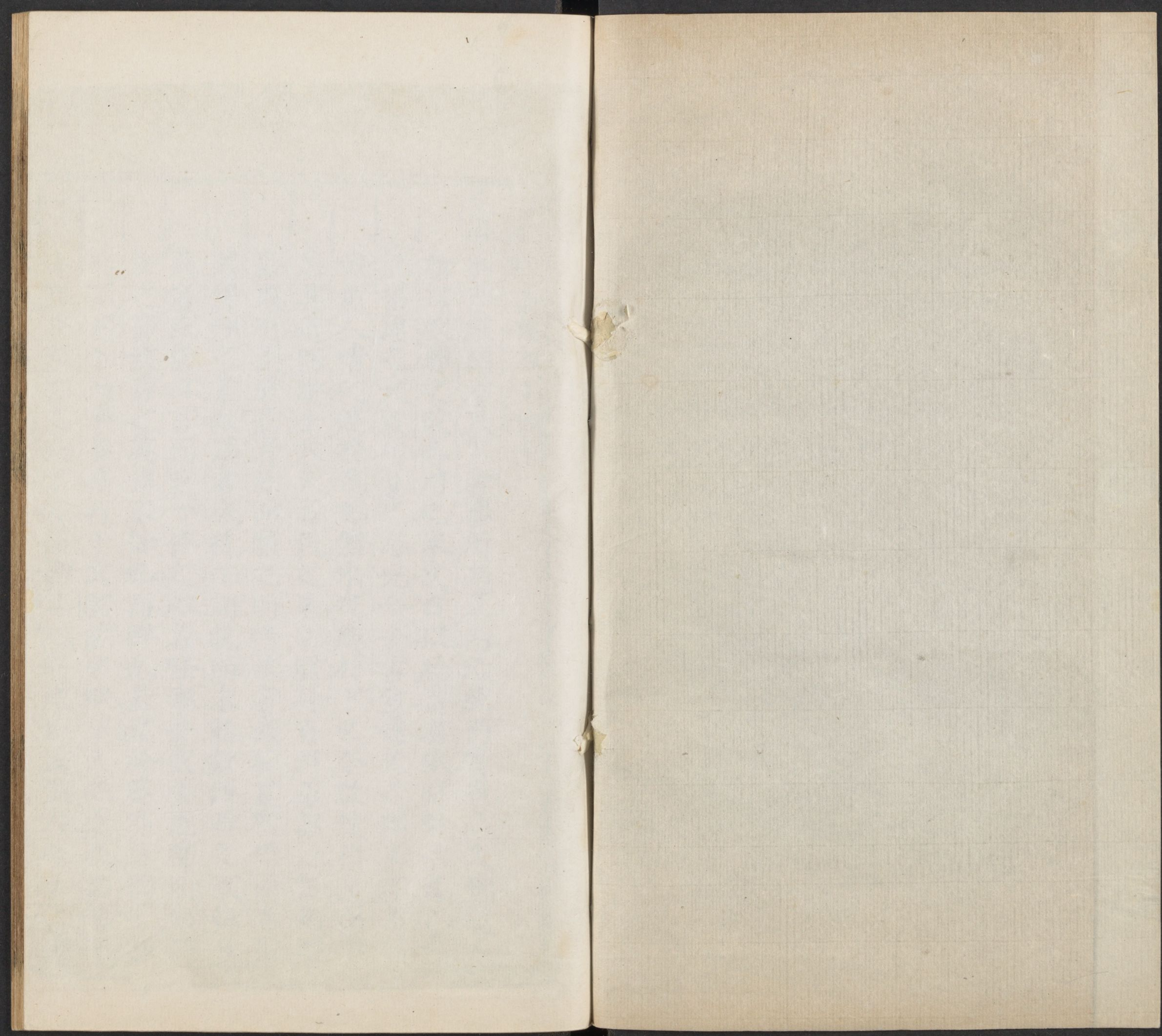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6

75781/218(6)



乙丑科嘉靖四十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治天下者審所尚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皆聖人

所以救弊之政也周之末文日以勝當漢盛時論治者已謂

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况今去古益遠文之弊其可弗採

哉然人情之趨於偽也猶水之趨於下也今欲使頊文而用

忠其道何繇士大夫者民之表也朕於百司屢詔以實為謂

庶幾有副朕意者徐而察之則修政者或徒美觀聽而未能

建保邦之業獻議者或徒工詞說而未能效濟時之猷稱愛

民者或飾其言而乏一体之心名任事者或張虛聲而罕特

立之節致身之義非不知也而鮮克盡瘁於蹇蹇慎獨之訓

非不聞也而率多惰行于冥冥然則欲望民之還於忠也不

亦難乎夫古之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於鈇鉞乃今士大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且不能然其故何也爾諸士上下古今必有慨於茲矣其為朕根極弊源與所以拯之之術詳著於篇朕將擇而行焉

臣范應期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法天道以經時政而後有以啓天下用忠之化肅臣紀以一衆志而後可以鼓天下效忠之心蓋君猶天也臣與民皆覆冒於天而惟君所率者也天道默運於上而化育流行之實未始不隨時令以順其施人君端拱於上而化民成俗之方未始不隨世運以善其治然君也者主宰化機於上者也臣也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欲有以更天下之化而不先之於臣以肅其紀則上有崇本之心而或窒於承宣之未至上有勵化之術而或阻於贊襄之無良謹日以其令布諸天下而庶官百職之近且有泥焉而

弗行者其何以達諸四海九州之遠而妙夫推率動化之也哉故必法天道以運夫因時之政而變通損益獨得大神化之微權肅臣紀以端夫道揆之本而倡導率先尤得夫馭下之大體則綱維立而運化有機紀法嚴而宣化有地鼓舞於上而百官庶職咸篤夫忠貞不二之心風行於下而四海九州咸效夫忠順不渝之節真國祚於久安長治之盛非斯世於時雍風動之休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於

今日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

稟聖神間出之資

建帝王中興之業際

乾元統天之運膺

壽考作人之符秉一誠以答

帝而

帝社申錫于無疆崇曰德以道

玄而

文既為加乎有未翁公

周察吏治

洞燭民隱

心運而化行如

令發而威動萬里金誠登三辰五而極千載于一時之盛者

愚竊伏草茅有懷欲獻文夫廼者叨有司之薦得與

大廷之對

聖問所及特惓惓焉首舉三代迭尚之宜次及臣民尚文之弊而

欲臣等深察夫採弊之機原夫用忠之道大哉

皇言更化善治之心見乎詞矣敢不殫竭愚衷以對揚

休命千萬一耶臣嘗聞之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道

升降政由俗革蓋言天之立君所以代天而施因時之政也

又曰惟臣欽若惟民從乂蓋言君之得臣所以助君而敷化

民之猷者也君代天而為之子當以天之心為心臣體君而

為之用當以君之心為心以天之心為心其道從天而不違

以君之心為心其道從君而不二此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

改者也粵稽諸古夏后氏之王天下其道尚忠矣所以承

虞之後法天道而以忠為妙也而當時文命四敷聲教四

以成一代尚忠之化者豈初為以一人之聰明獨運于上

惟其迪知忱恂之臣有以盡其心而協贊于下爾至於

而為野亦其勢之使然而聖人不能逆觀其變也有虞氏之
王天下其道尚質矣所以教思之弊法天道而以質為教也
而當時商邑用勸四方不式所以成一代尚質之化者豈成
湯以一人之勇智獨運于上哉惟其克宅克俊之臣体君心
而協贊于下爾至于質弊而為鬼亦其勢之使然而聖人不
能逆為之慮也周文武之王天下也其道尚文矣所以教管
之弊法天道而以文為教也而當時有夏修和天下大定以
成一代尚文之化者豈文武以一人之明聖獨運于上哉惟
其四友五臣之賢体君心而協贊於下爾至于文之弊而為
靡亦其勢之所趨而聖人不能預為之所也夫夏后殷周之
世天下之盛王也忠實文之遠尚天下之至治也而禮儀
弊之方不能不因時以為之損益推行化導之術不能不

世以為之贊襄至若漢臣董仲舒損文用忠之論
謂淫奢侈之習而欲得乎返朴還淳之理可謂深識乎治
者也然則臣之所謂夫天道以經時政者庶幾萬世不易之
常道而所謂有臣紀以一求志者豈非一時宣化之要機也
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承天啓運立萬世之丕基

成祖文皇帝安內攘外續百王之令緒其規模之敦厚施為之忠
實見於先民所傳者詳且悉矣臣請舉其槩而言之紀綱不
紊而中外有相維之勢体統有序而大小有相制之權重邦
國之本原而

宗社先建謹郡縣之風化而庠序先立取周之八法而內有
勅諭以勵九卿取唐之六典而外有

律令以布諸省羅賢才于館閣非隆師重道之心乎書衍義于
庶孽非稽古正學之事乎

大誥三篇既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示其勸懲

大明集禮一書又有以一天下之心志而端其趨向以至啓忠
萌賢之篇昭其度也稽制醜貪之錄正其範也即得監規之
條端其則也資世教民之訓溥其化也孝順事實之書植其
本也為善陰臨之編發其良也以崇理學而人才無不正以
抑浮費而風俗無不淳其所以議諸

朝廷頒諸邦國而風行於天下者固皆確乎不二粹乎無疵有
成周文質適中之美而本之有夏忠信之孚蓋信乎超越三
代而陋有漢于下風矣一時內外諸臣同心協德以成一
代光明之業交懽濟美而永貽萬世無疆之休固由我

天錫仁聖而馭臣之有方實一時諸臣慶知遇之隆秉臆躬之節
忠愛而不忍欺寅畏而不敢欺也今我

皇上久道成化而殷憂愈切于日中

純心用賢而一念尤先於知恤一有微能則隨才以授任而詔
爵得器使之宜一有微勞則因功以懋賞而眷予極寵綏之
厚委任之專也堅如金石而謗間不能携其情責成之篤也
假之便宜而進退得以行其志至於

恩在之優渥益乎如陽春之煦育而萬品咸被其光華

德意之交孚藹然如父子之親切而群工樂有所怙恃真可謂
推心置腹而相待一体者矣而又屢

詔百司務崇實意凡茲臣庶咸宜以

陛下之心為心而今有不盡然者其在卿士僚佐豈無分猷宣力以建保邦之業者乎而徒美觀聽罔有實績者未盡無也其在侍從臺諫豈無論思啟沃以效濟時之策者乎而徒工詞采惠疇者乎而徒張虛聲未見特立之節者容有之也其在藩臬守令豈無旬宣惠和保安黎庶者乎而遠道干譽本無一体之心者容有之也致身之義孰不習聞于筮仕之初而要其終也鮮克盡瘁于蹇七慎獨之訓孰不夙夜于幼學之始而究其實也率多飾行於昭昭臣工如是而况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欲挽其文勝之弊而返以忠慤之風其可得哉臣伏讀

聖訓有曰周之末文日以勝今去古愈遠文之弊其可弗救哉臣又伏讀

聖訓有曰欲使損文而用忠其道何由士大夫者民之表也朕於百司屢詔以實為謂庶幾有副朕之意者乃今士大夫且不能然其故何也臣嘗目擊時弊而有樂於中久矣况會

清問下及敢不為

陛下陳之夫臣者君之輔也法之守也民之望也世道之所以幹旋而轉運者也今

陛下燭弊之源炳如日月而諸臣不能奉宣

德意以弘倡導之機

陛下救弊之勇快如雷霆而諸臣不能奉揚

德威以成厘正之化茲欲使天下返薄而還忠敦本而尚實抑豈無其道哉臣嘗聞之陸贄曰漢高皇帝大度故其時多瑰傑不

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瓊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治
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言下之係乎所率也漢之三君固
非純乎王道之主然而御臣有其道則天下之趨向隨之而况
聖明在上尤必有不疾而速不言而喻者乎是故今日之治惟在
陛下轉移之間爾蓋

陛下之于群臣寵之以祿秩矣榮之以聲名矣忠信以孚其心而
疑二不萌于念慮禮儀以重其報而恩施每溢於分涯其俸
之已無不至而待之已無不厚矣然優養培植之後不可無
振揚飭勵之功而遽厚博大之餘不可無精明果銳之氣蓋
一於慈惠則惠襲而不以為恩過于寵榮則寵加而不以為
德是故廷臣之細過可弗詰也而忠邪之辨當嚴則不可不
稽其心迹之素言官之狂慙可弗懲也而事理之原當審則

不可徒徇其奏對之詞事無首尾泛相沿及者弗槩坐焉
也其或罔上以行私背公而徇黨則天討之彰非所以正二
欺欺所見不同本無意必者弗過求焉可也其或陽非而
是穿鑿以附會則極罰之典非所以懲其佞矣誠一不二之
臣安之腹心非過也而

恩感恒主於獨斷則益以勵其秉德明恤之心焉樂效忠之士
晉之崇階匪僭也而

仁義每見其並行則愈以堅其靖恭休國之念臺省重任以待
藩臬之良似矣若本無旬宣之績而徒貽尸素之謂者豈宜
使之網跡於朝端資格弗循以拔卓異之才似矣若外托任
重之名而陰為鑽刺之術者豈可使之濫塵乎名器又或間
行不測之威以懾奸究之志時申核實之令以防文飾之奸

某稱賢能也必審其賢能之實而名浮於德者在所不容基
稱勞動也必攷其勞動之詳而祿浮於功者在所必悉推而
至於天下之夫四海之廣由大臣以督監司由監司以督守
令申嚴乎紀律而大起明作之功振肅乎綱維而痛革虛浮
之弊使天下洗心而滌志聚精而會神一賞罰之施也若神
明之降鑒而以勸以懲凜然一天威之震懾一號令之布也
若風雨之適至而以鼓以舞靡然一神氣之流行譬則玄樞
默運而經緯之迭運者旋轉順逆隨其躔度次舍而莫之違
權衡在我而廢物之錯綜者低昂輕重任吾之調濟均節而
不敢抗是其

總攬乾綱機利物則

歲命靈爽侔乎造物而凡紛然群生者皆以然其從欲者矣將

見一心所向百辟爭先一人所指群工效力則在一身而非以

君父也則不敢以私其身專在一家而非以

社稷也則不敢以私其家坐而論道者皆務調元贊化之實而有

虞廷師讓之風起而作事者皆切奔走跪射之誠而有王人

秉恤之義臺諫之臣誠竭贊襄而非虛張以飾聽位居藩臬

者竭力于旬宣而不負專城之托職司郡邑者誠心於綏牧

而足紓外顧之憂蓋義以維乎其恩則法行自逸而

朝廷輦轂之下翕然成忠直之風威以克乎嚴愛則權不下移

而邦國甸埃之間翕然秉忠慕之念由是而自上以達下自

近以及遠譬之手持而足行目視而耳聽莫不流貫於元氣

從令於夫若而呼吸運動神化默成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

則夫儀刑觀感之際民之同有是心者孰敢不回心而嚮化

風行而草偃也哉抑臣又有獻焉 朝廷者風化之原也

帝心者運治之本也

陛下欲使天下之作忠亦先之以訓臣而已爾欲使臣民之式節亦本之以純心而已爾仰惟

陛下神明天縱

聖學日新應帝王五百歲之昌期而 敢一發傳心之秘衍

祖宗億萬年之正曆而 綱紀弘保治之規

禮樂明備而文明之化以宣

倫至兩全而太平之象以見蓋粹乎位斯道之中而

建維皇之極者矣則夫化導臣民之機挽回風化之本 臣復何

言也哉但臣聞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蓋言天道順右於四

時帝運而不息王者法天以行德純一而不已今

陛下剛復文明之德自昔有聞嚴恭寅畏之心于今愈密固

一念之危微易汨而况

九重邃密之內天理之培養者甚難人心之出入無時而况一日

二日之間事幾之所聞者有萬向使作之以憂勤而或乘以

一時之怠忽出之以誠篤而或雜以一息之虛文則本原之

地未免間隔而未融大化之行必有壅遏而弗達者矣臣願

陛下終始惟一而不雜於一三動靜有常而無時乎豫怠防閑于

深宮獨行之際而端莊精一以凝其真致謹于

燕閒清暇之時而慎密緝熙以黜其間將使一心之中虛靈洞徹

通之際誠意交流以此照臨百官如懸鑑以待妍媸而忠邪

之分自別以此賞罰天下如執度以齊長短而勸懲之道自明則

聖德已至而益至 治道已隆而益隆

紀綱已振而益振風俗已淳而益淳觀化在

朝而百工庶職莫敢不一於忠矣觀俗在野而海隅蒼生莫

敢不讓於忠矣有淳朴不漓之意而典章經制之備曠三代

而獨隆當文明大著之時而淳龐渾噩之風追隆古而僅見

由是而天時人事交相契合治運氣化交相流通馨香感格于

神明而諸福駢臻協氣上通于

皇穹而百嘉並遂

天德孚而王道成

天心享而至治永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

臣愚之所拳拳效忠者也惟陛下畀神採納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虞辰科 隆慶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君天下者興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務本重農治兵

修備乃其大者書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其克詰爾

戎兵以涉禹之迹夫成王初親大政而周公即惓惓以此告

之其意深矣朕仰荷

天眷獲嗣丕基自惟寡昧未燭于理嘗恭誦我

太祖高皇帝籍田諭

成祖文皇帝務本訓乃知王業所由與民生之不易及觀

祖訓所載居安忘備之戒又曰兢兢焉茲躬率臣民耕籍于南郊

又屢勅邊吏慎固疆圉博求制虜長策亦欲庶幾乎知難誌

戎以觀揚我 二祖之光烈顧藝典雖舉而實政未孚督策雖勤而武備猶也

方浮惰者衆未盡歸農也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業銀自
屯盤之法壞而商賈俱困邊儲告乏今欲舉之其遺法尚百
復歟醜虜匪茹警報歲聞何以創之使不敢復窺歟議者或
言宜守或欲罷調兵或欲練士卒計將安所決歟朕日夜
慮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歟抑其機要所
在未克振舉故人罕實用功難責成歟爾諸士習于當世之
務久矣其仰繹我

皇祖垂訓貽謀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國者明以告朕將採而行

臣羅萬化

臣對臣聞人君之治天下也必安攘兼舉而後可以成天下
之至治必明斷並行而後可以收天下之實功何也君猶天
也凡內而中國外而四夷皆覆冒于天而爲君所統馭者

惟天好生而覆幬之用並育而不害惟君法天而安攘之績
兼舉而不遺故務本重農以厚民之生而予以成順治之休
治兵修備以固國之防而予以達成嚴之化是一者誠有國
者之先務而不可以偏廢不可以緩圖者也然非明以燭之
于先而斷以行之于後則雖外慕乎安內之名而實效罔臻
雖從事于攘外之文而成功罔奏其何以令內外之治而用
舒夫宵旰之憂也哉故必君以實心主之而委任以責成者
恒出之以英明果斷之勇臣以實心效之而分猷以宣力者
每竭之以左右贊相之誠然後君臣道合而百度貞上下志
同而萬化廣中國可安四夷可攘內可順治外可威嚴而久
安長治之功將致之而無難矣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之德膺歷數之歸

至誠饗帝

恭已臨民天下臣庶孰不翹首而觀拭目而望以冀沾維新之化而

陛下方且望道未見求治愈殷特進臣等于

廷俯

賜清問惓惓乎安內攘外之策顧臣愚陋曷足以知當世之務

雖然

陛下此舉蓋將採而行之非虛循故事已也蘇軾有言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何今

陛下以實求之臣敢不披瀝以對揚萬一耶臣竊聞之書曰大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則知天之生

民所以左右而曲成之者其責恒寄之君而君之主民所以生養而安全之者其道實法乎天此人君所以與昊天同一道也夫惟人君有同天之道則九曆象日月以經天之時體國經野以相地之宜立綱陳紀以定民之極愛養博節以盡物之材皆所以興化而致理也皆人君所以法天之政也然語其政之大者則惟曰務本以重農治兵以修備二者而已何也蓋國以民爲本而農者民之命也兵者又民之心也農有不重則衣食無所自生而啼饑號寒之民且將有轉死于溝壑者矣君固代天以任養民之責者也而乃使民無以爲生可乎兵有不治則備禦無所由固而寇賊奸宄之發且將有駢首于鋒鏑者矣君固代天以當安民之責者也而乃使民失其所衛可乎是故成王初親大政正天心陟降之際人

心觀仰之時也而周公所以惓惓於告戒者一則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是豈無深意而漫為是言者哉蓋以知稼穡之艱難則農事修而民食有資人君養民之責盡于此矣知戎兵之當詰則武備飭而民生有衛人君安民之責盡于此矣夫人君而誠使民之得養也民之獲安也尚何化之不可興而理之不可致哉故稼穡成功而未清之治于前而有光守在四夷而重譯之朝愈遠而不替此古今之稱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誦周公之功者亦至今不衰也然惟我

太祖高皇帝籍田有諭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其必由農乎入哉

之言諄諄乎重農之思也

太祖文皇帝務本有訓首舉

太祖創業之難次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以昭鑒戒訂哉聖謨切切乎垂裕之心也而又作

祖訓一書兢兢乎選將練兵之圖居安忘備之憂則當時所以重民之命嚴民之衛者蓋周至而曲盡矣故民皆樂業而太和之治允洽夷皆貢琛而來王之化益昭內固無不順治而外亦無不威嚴所以上追成周之盛而啓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者端不在于此哉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躬率臣民耕籍于

南郊則一念重農之意已切至而不虛而又
屢勅邊吏慎固封圉博求制虜之策深則一念防患之心已誠
篤而匪懈其于

三祖之所以垂訓已身體而實賤之矣宜農事修而民無不遂之
養武功振而國無不安之民也乃今藝典雖舉而實政未修
啼饑號寒之民不惟見于窮取僻壤之所而通都大郡亦或
有不免焉督責雖勤而武備猶弛寇賊奸宄之發不惟見于
窮邊荒服之外而美兵赤子亦尚有未端焉則所以厲我
皇上宵旰之憂而不遑豫逸者良有以哉臣嘗反覆思之而得其
故矣試以農言之方今四方之游惰者多歸農者鮮此生之
所以不衆而用之所以不舒也今

皇上誠欲驅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無他惟貴穀粟而已矣
蓋穀者民之所資以爲生也民終日不食則饑餒隨之廼人
挾末技而輕去其田里者豈民之皆不樂生哉穀賤故耳我
國家于常賦之外罪有折贖鹽有飛輓初非不貴穀也嗣以

用不經而見小以志大于是有折色之兌有解銀之額而積
入之用日漸輕矣又何怪其逐末而忘本也故臣願貴五穀
賤金玉而曉然使知百穀之重如晁錯之所奏焉則敦勸化
導之下豈無力本之農矣乎如走而謂民之有失業者未之
有也若夫屯政之修蓋法之理又厚農通商之最大者獨不
可講而行之乎臣以爲法久而弊者勢也遇變而通者權也
故屯種之田乾沒于豪右而番休之卒服役于權門屯政之
廢久矣然不曰湖山斥鹵之可墾闢乎奸豪欺隱之可沒入
乎游手游食之人之可驅率乎昔韓重黎之田振武郭子儀
之耕河中彼豈奪諸民者與不過假不耕之地而收無窮之
稅耳今宜蚤爲之制田之見存者屢畝而正界兵之服農者
閒歲而代耕而又時申召募之令各與以可耕之田則經界

定而侵併之奸不肆屯聚衆而樹藝之功可成昔人謂其寬
民力之最大者正謂此也工本之鈔既難于補給而守支之
商又困于折兌鹽法之壞久矣然不曰錢鈔之用有當均者
手輸納之粟有當復者乎私挾私販之令有當嚴者乎昔嘗
仲之煮山海劉晏之幹淮鹽彼豈措諸其民者歟不過總其
權于上而布其利于下耳今宜定爲之制重鈔法以收買餘
鹽而使竈有所償輕中納以招廣商人而俾鹽無所滯則竈
得實利而法禁可施商有餘資而正課自溢者人謂其飛鹽
之最速者正謂此也不然而清查愈密而屯政愈不修法禁
愈嚴而鹽法愈不理辟之醫者不治其本而唯治其標亦以
必斃而已矣欲展商之兩利也胡可得也以兵言之方今
之地醜虜匪如警報歲聞此備之所以不嚴而武之所

未振也今

皇上誠欲奮天下之武而克壯其猷其道無他唯重將帥而已矣
蓋將者兵之所恃以爲主也兵一日無將則喪亂從之迺今
食廩餼而輕離其卒伍者豈兵之有主哉將輕故耳我
國家于沿邊之地分據以參將專制以總兵物非不重將也後
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輕武于是有巡撫以轄之有總裁以
統之而文法之物日加密矣果安責其應敵而致勝也故
願重其權專其任而屹然使當一面之寄如趙克國之所行
焉則委任責成之際豈無敵愾之勇矣乎如是而謂勇之有
竊發者未之有也若夫戰守之策訓練之宜又安邊保邦之
最急者獨不可議而行之乎臣以爲一勞者永逸之基也
費者又寧之道也夫今之虜非昔之虜矣

勢既殊而狼奔豕突險阻之地難處此當事者務以善守
守之難也然臣竊計之舉匈奴之衆曾未是以富中國之卒
而卒未有能一創懲之者其故何歟無乃先發之謀未定而
積弱之氣有未振乎兵法曰寧我制人毋人制我此乃造主
客之幾也故昔高祖之伐鬼方也不憚于三年之久而孔羽
之于前則後之憑陵者當未艾而不制之于我則彼之窺伺
者日未息耳今醜虜之猖熾既如此而猶因循委靡不思所
以振作奮勵之術則何以成中興之治而保邊境于無虞也
哉故臣即今之勢以權戰守之策必也其先決戰乎蓋必以
戰爲守庶可以折方張之虜而奠不拔之基也今之兵又
昔之兵矣銳氣消阻怯懦既已成風而勞費不貲司農又

吾匱此當事者所以病于調練之難也然臣竊思之即
之士固素稱多慷慨之材而卒未有能一飭練之者其故何
歟無乃屯鹽之政不舉而給調之期有不時乎兵法曰千里
饋糧士有饑色此飽餒勇怯之勢也故昔孔明之討漢賊莫
急于五丈之屯而唐宗之夷人難志仰于江淮之賊彼豈徒
爲擾民哉誠以未戰而不足其食則不可以得其心將戰而
不得其心則不可以用其命耳今邊兵之柔脆既如此而猶
肯且支吾不思所以長慮却顧之道則何以振維揚之武而
致殷邦之嘉靖也哉故臣即今之時以究調練之宜必也其
先理財乎蓋必財以爲養庶可以作有勇之氣而底于棄之
績也已不然則聞敵而殘膽者既不能戰也而何足與言
枵腹以待哺者既不能養也而何可以加練練之養身者

七年之病而不畜三年之艾亦終無得而已矣欲其休之
謚也胡可得哉雖然天下之事非知之難而行之難人君之
道非求言之貴而用言之貴知而弗行猶弗知也求而弗用
猶弗求也臣伏讀

聖制有曰朕日夜圖謀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
歟臣以爲

陛下特未實之行而臣下亦未能實奉承之耳果曰行之而靡效
則彼成王所以致四十年之太平我

二祖所以重二百年之善治者果虛語也而抑別有要機之執以
爲振舉之術也哉臣以爲聽言貴廣也而察之尤不可以不
明察言貴明也而行之尤不可以不斷伏觀

聖祖之訓有曰內外大小官負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

臣得阻滯是言也其蕪明與斷而出之者矣故臣願

陛下奮精明之氣大明作之功穀所以當貴也則斷然以貴之而
不徇于近利之私將所以當重也則斷然以重之而不惑于
一偏之見屯田監法以次而舉戰守調練相稅而行其始也
簡衆賢以使之而不賢者弗庸其既也分衆職以任之而不
職者必黜賢否欲明其辨昭然如日月之行于天而光不可
掩也賞罰欲必以信轟然如雷霆之鼓于天而威不可測也
然後君宰其權臣能其事上作其氣下效其能守令司民牧
者誠知重農而勞心于撫字則國無不闢之野而野無不耕
之民者可幾也而何游民不歸農之患哉將帥司兵柄者誠
知奮武而盡力于封疆則士無不振之氣而國無不伸之威
者可幾也而何夷狄不率服之患哉蓋惟明克允惟斷有成

者既並用而不偏故內安中國外攘四夷者斯兼舉而不違
周成王之治固不得專美于前而我

祖宗之業之盛又將廓大而增光之矣此非要機之所在而所當

振舉者哉抑臣又有

獻焉心也者萬化之原而明與斷所從出者也使其心純乎天

理之公而絕無人欲之私則明斷固渾然而在苟一以私意

蔽之則明有時而昏一以欲累之則斷有時而失其何以主

宰化機而役使羣動哉宋儒范氏曰君心唯在所養故臣願

陛下存養省察以體其心精知力行以強其心廣詢博采以夫其

心親賢遠佞以純其心一念之萌則曰我其忘稼穡之艱矣乎

慮之興則曰我其忘戎兵之詰矣其然後心無不存而可以全明

斷之德可以保安樣之功此臣之愚思惓惓而不已也伏惟
陛下少垂察焉則臣愚幸甚臣草茅之士不識忌諱下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且謹對

甲戌科萬曆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哲后膺乾良弼納誨未有不以興學勤政為

務者乃嗣服之初允斤斤焉若伊訓說命訪落無逸諸篇詳

哉其言之矣三代以還強學勵精之主代有作者然考德論

治猶未可匹埒于姬妣矧曰唐虞又有可疑者夜分講經歲

周太平御覽莫日不廢講讀學非不篤矣而興造鴻業顧出

于馬上得之不事詩書者何歟衡石程書術士傳餐汗透御

服日旰忘倦政非不勤矣而致理之效顧獨稱躬修玄默清

淨無為者何歟朕以冲年履祚未燭于理惟仰遵我

皇考遺命講學親賢日勤觀覽細大之務悉咨輔臣以求厥中夙

夜孜孜罔敢暇逸亦欲庶幾乎詩書所稱無墜我

二祖

八宗之丕緒然論者謂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蓋不在章句間也
不知舍章句之外又何學歟又或謂主好要則百事詳所謂
要者果安在歟往代陳謨有碑正始如賢良三策神爵言人
俗永光言審尚及治性六戒勸學四儀初元節儉建初蕩滌
煩苛先天元祐十事治平三劄熙寧初古正學定志論總之
不越此二端矣可得而悉歟之歟亦有可行于今者歟爾多
士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其為朕折衷衆論究其指歸典
學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異宜創守殊軌悉茂明之以副朕
慎始篤初之意毋泛毋隱

臣孫繼皋

臣對 臣聞帝王之繼又以立極也學必務乎其本而後天下
之化原以端政必審乎其要而後天下之化機以運何者人

君之學非徒以洽聞焉也凝神于宥密養邃于穆清固養
以來之道統所賴以衍之于無窮者也本之弗務則不過為
口耳之學而何以造于天德之精人君之政非徒以任智為
也負君師之責立政教之宗固義皇以來之治統所賴以引
之于不替者也要之弗審則不過為銜飾之政而何以要于
王道之極惟求端于本而不徒事乎口耳之粗則愈退藏而
愈精密本以豫內而亦以利外也聖德所以同天而大化之
原于此乎端矣惟專持其要而不徒事乎銜飾之具則愈簡
易而愈恢弘所操至約而所及至廣也聖治所以憲天而大
化之機于此乎運矣學以基政政以顯學適合一而不偏學
務其本政舉其要事不勞而可據自古帝王不出密勿之內
而道積厥躬允底于淵微純粹之歸不假智術之勞而事得

其理適臻于淳龐敦大之盛者此道行也况出震維新正天命
命疑承之日繼離方始尤人心屬望之初可不循其所嘗
者以為典學之本擇其所當先者以為立政之要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

躬不世出之資

具大有為之畧

登極一詔萬方同必戴之心

平臺一詢百辟起欽承之念

命書四箴六箴而顛誤不息一舜典堯謨之式

嘉納

帝鑑圖說而披覽不忘一湯盤武凡之銘近又時

經筵之御

嚴觀吏之飭蓋學已勤矣政已修矣軼于唐虞三代之隆矣

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首舉商周之訓次及漢唐宋君臣之事而終策臣等以典學

立政之要慎始篤初之規豈意臣等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

務有足以禪萬分之一者乎而臣非其人也雖然臣愚學漸

稽古志切慝忠敢不披瀝罄竭以對臣聞之君者天之子也

民之主也其道為往聖人絕學也其責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故美玉弗琢則射斗之光不生寶器弗拭則映宿之輝不發

聖人弗學則先天之德不耀甚矣哉學之不可已也然不自

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少而好學如日中之陽嗣服之始學

其不尤要乎六律不具則師曠不能正五音規矩不設則

莫不能成方負仁政不立則堯舜不能乎天下善矣哉政之不可已也然不曰能慎其初如未雨之象不慎其初如直突之薪嗣服之始政其不尤要乎是故臨朝願學館政願治老為哲后者皆然而始尤重也論學以輔德論政以輔治凡為良弼者皆然而始尤切也粵稽諸商太甲高宗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則有伊尹傳說之誨矣人紀肇修風愆致傲非臣之所為訓王者乎遜志乃來聰明時憲非說之所為詔王者乎臣言焉君行焉此所以終允德而靖殷邦也故終商之世而曰中興之今主者必推太甲高宗也載稽諸周成王亦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則有周公之誨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非訪落之詩所為作乎稼穡艱難治民祇懼非無逸之書所為戒乎臣言焉君聽焉此所以觀耿光而揚大烈也故終

之世而曰繼述之賢君者必推成王也然學焉矣而所以其學者有本政勤矣而所以立其政者有要三代以後此義不明強學之主誠代有之而誇靡之風盛矣光武夜分講經而昧三公之體太宗歲周太平御覽而夫兄弟之義仁宗隻日不廢講讀而牽夷狄之禍乃鴻業之建反出于不事詩書之漢高此其故何也詞章訓詁帝王之所以為學者不在焉故學非不足務而務非所以務者固不如豁達之資之足以有為也勵精之主誠代有之而刻覈之習興矣始皇衛石程書而適其秦亂文帝衛士傳餐而滋遠隋卞憲宗汗透御衣日旰志倦而實釀唐衰乃致理之效反出于清淨無為之覆文此其故何也簿書期會帝王之所以為政者不在焉故政非不足勤而勤非所勤者固不如玄默之修之是以有政也

天啟休明生我

皇上

日親講幄而寒暑之際討論不輟

日咨輔臣而細大之務委任不貳蓋法天行以履歷者之過
向之外憲天道以出政深探夫理道之原即商周之主不
過之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我

二祖

八宗之丕緒真足以振揚于不墜矣顧臣伏讀

聖制有曰論者謂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又謂主好要則百事
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望道未見之心也求治無已之心也夫帝王之學與常
布不同此程顥之言也所謂知學之本者也主好要則百事

詳此荀卿之言也所謂知政之要者也是故往代之臣各
真見以陳正始之謨而往代之君亦各因其謨以裨正始之
治如仲舒賢良之策析天人也王吉變俗之論正風化也匡
衡審向之疏與夫治性六戒勸學四儀之陳崇德政也貢禹
節儉之勸先敦朴也陳寔蕩滌煩苛之議尚寬厚也先天間
則有姚崇之十事明時務也元祐間則有呂公著之十事飭
治紀也在治平則司馬光以三劄進重英斷也熙寧間則程
顥以稽古正學定志之說進慎趨向也此其言則人人殊矣
顧豈無上關君德而足以為

聖修之助下係民生而足以為

聖治之資者乎然其本則未徹也其要則未明也本何在哉聞之
上學以心下學以耳欲得其本純心之道不可不講也要何

在哉聞之用人則裕自用則小欲得其要任人之道不可不講也請因

聖問之所及而極論之

陛下終篇策臣曰典學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異宜創守殊軌悉
戾明之以副朕慎始篤初之意臣愚以為人之一心操存舍
亡其幾至可畏也况人君之心百欲伺之一念弗純欲且乘
之以入焉其係于學之進退非渺小也必也主敬于淵鑿之
中研幾于獨知之地夜氣清明則有常惺之法平旦好惡則
有允執之功大庭臨御則凜乎天鑒之在茲官闈秘密則森
乎神明之若對至善為主善為師不雜不息之迪為期帝
王為學之本或者其在是歟譬則水焉澄之終日止見管鑿
不過一撓方負莫辨誠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日月久照不改

其明星辰久旋不改其度聖人久于其道不輟其功明此以
為學聖德之所以純也非博綜群籍深績是工矻矻終年者
比也臣故以為學之有本也人之一身應務酬物其事尚難
兼也况人君之身百責萃之忠賢弗任事且困之以陳焉其
係于政之得失非眇小也必也精其選于未任人之先專其
任于既得人之後姬旦在前則委心聽順山甫在後則改容
嘉納邊廷有頗牧則授之斧鉞而不疑郡縣有龔黃則錫之
璽書而不惜不聽諛言不責近功惟和惟一以考厥成帝王
為政之要或者其在是歟譬之車馬輪駮徒備非人弗行造
父為御一日千里誠不可以不審也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大厦之才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明此以
立政聖治之所以擴也非彰神獨勞履身從事沾沾自好者

此也。臣故以為政之有要也。然要而論之則純心以為學而任人之本以端是故有緝熙之主則四友同心有發勝之君則十人彙進傳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之謂也任人以身政而進學之資益廣是故有仲虺之誥則湯德丕顯有尚父之戒則武德日休經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之謂也於乎此天下之化原所以端也天下之化機所以進也乃臣之所獻者抑有進焉以

陛下非常之資其于問學之際必有未貞而勿替者故學之不純不足患也獨患夫聰明之太過或以為商宗周王之學為不足事而求其所不必學者焉以

陛下非常之畧其于委用之際必有善任而不疑者故及之有餘不足患也獨患夫英敏之有餘或以為商宗周王之政為不

足師而未其所不必行者焉求其不必學則索之愈高而失之愈遠將有務為迂濶之談以欺

陛下如王安石之惑神宗者出矣求其不必行則更之愈急而行之愈壞將有尚為刻薄之政以罔

陛下如公孫鞅之惑孝公者出矣此固臣之愚過計則然而亦豈可以弗辨哉伏願我

皇上

上畏天命

下念民生以學則

皇祖之存心錄可鑑也而奉之以為訓以政則

皇祖之聖記可法也而率之以為行無以天下之義理皆吾

也而厭其卑近無以天下之賢才皆吾下也而待之邈絕無

丁丑科萬曆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撫運握圖統一家宇所以綜轄庶務訓
劑羣品其道蓋多端矣至語其治效自詩書所述章灼較著
則莫盛于虞周夫其七政齊庶尹諧六府修三事治與夫謨
烈佑啓禮樂刑政煥然也朕甚嘉之慕之未審果繇何道而
致然歟或謂舜兢業萬幾文王自朝至日中昃不遑食也唯
其精勤故化理若是然書稱庶獄庶慎文王罔兼而孔子復
謂舜無為而治何歟我

太祖神聖乘乾再造函夏建立法制博采詳密用以躋世平康與
虞周媲美矣御曆三十餘年早朝晏罷未嘗時刻少怠其所
以畏天人而行昌祚者視舜文其道同歟朕以冲昧獲纘丕
基慄慄夙夜圖所以順帝則建皇極以庶幾帝王之治者今

且五年經費節矣而帑度未充賦歛寬矣而民生寡遂守宰
久任矣而直治罔宣伍籍加覈矣而武備靡振豈因循之積
習難驟變歟又弛之舊章難遽舉歟茲欲革文冒破拘學使
人得其情事循其理將何如而後可蓋盛帝頭玉人稱之
曰大有爲乃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此其說安在
將各有主謂不相蒙歟抑或其道相須也予大夫習先聖之
術其于古今治理之原講之豫矣尚各據所蘊明著于篇欲
將覽而擇焉

臣沈懋學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固有宰制天下之大體尤有運量
天下之大機何謂體總宏綱急先務任人以圖治而不自用
以勞天下者是也何謂機以志慮勵臣工及時以省成而不

自逸以忘天下者是也以大體宰制天下則化洽于無爲而
帝則順矣以大機運量天下則功成于有爲而皇極建矣是
其無爲也正以操有爲之樞也而非逸也其有爲也正以達
無爲之用也而非勞也使執有爲之說而紛然自勞其身則
萬幾之繁萬民之衆由一人而叢挫焉即或有刑名之淺效
而無以培博大之休申韓之所謂有爲也固非帝王之所先
使泥無爲之說而肆然自逸其身則萬幾之繁萬民之衆以
一人而廢弛焉即或有清淨之小康而無以建精明之治黃
老之所謂無爲也亦豈帝王之所尚哉是故善治天下者既
不一于有爲而機常運于無爲之中又不一于無爲而體常
宰于有爲之際古帝王所以人得其情事循其理而萬世務
之盛德大業者此道行也歟歟

皇帝陛下

稟聰明睿智之資

備文武聖神之德應五百載之昌期而隆膺

實曆繼億萬年之正統而不振

瑞圖

威德布于華夷賢才列于中外四時順軌萬國承休人心安寧

治矣而尤

聖不自聖進臣等于

廷俯勝

清問惓惓于有為無為之辨且欲使人得其情事循其理以屬守

王之治臣固仰窺

陛下大有為之心矣顧臣伏處蓬蒿未知事君之道未諸治國之

謨愧無以對揚萬一雖然臣嘗聞之人事君如事親親之欲有

為也子代之親之精神日運于上內外之間而庶事則未

嘗自勞也知所以事親而孝可移于忠矣又聞之治國如治

家家之不能無為也主制之應酬由納至未鹽環屑之務各

有司存而主之精神未嘗不貫也知所以治家而理可通于

國矣况臣今藉有司之舉得親

文陛立

赤墀生平之所誦讀願達于天下見于

明時者此可以酬其志也敢不據一詞符之愚備

聖人之擇哉竊惟天生民而不能以自足也于是立之君以主之

又慮君不能以獨理也于是立之臣以佐之是君者代天以

理物而臣者代君以有終者也君者代天以理物則天之所

欲爲者君任之矣而安可以無爲也臣惟代君以有終則君
之所欲爲者臣任之矣而無庸于自爲也嘗觀之天矣於後
之真玄機之宰凝然不動已耳而四時之吏五行之佐順序
而成其化化之成也四時五行之功而昊天一元之運固未
嘗一日息也使其或息則四時五行且無以自運而何有于
化哉夫自其凝然不動而四時五行爲之宣其化也謂天有
爲不可也是天之體也自其四時五行之成化而天未嘗不
運也謂天無爲不可也是天之機也人君代天而爲之子位
曰天位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德曰天德道曰天道心曰天心
而不憲天以弘化可乎是故觀于天之體也得宰制天下之
大體焉虛心應物而不以物累心虛已任人而不以人役已
常處于閒靜之中以總宏綱以急先務固不敢屑屑焉以自

勞觀于天之機也得運量天下之大機焉心常運物而不
心以遺物已常體人而不造已以病人獨操夫精勤之柄以
疑志慮以勵臣工亦不敢悠悠巨以自逸惟其有是體也人
代爲之矣安得而不謂之無爲而要之有爲者乃所以成其
無爲也百工之無必率作而後興事博大之裕必明作而後
有功萬世帝王撫運握圖統一寰宇所以綜輯庶務調劑羣
生者其道寧外于此乎是故七政齊庶君諧六府修三事治
治效莫盛于虞矣舜固不自爲也任之禹益羲和皋夔諸臣
者得其體也而兢業萬幾舜實未嘗一日而忘精勤之慮焉
然則孔子稱其無爲而治者謂其所任得人耳豈曰兢業可
忘耶謨烈啓後咸正罔缺禮樂刑政煥然維新治效莫盛乎
周矣文固不自爲也任之周召呂散諸臣者得其體也

朝至于日晏不遑食文實未嘗一日而志精勤之慮焉
書稱庶慎庶獄罔象者正謂其所任得人耳豈曰而精
耶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受乾再造函夏竭心志以創制立法內外相維
巨細畢舉具載

今甲今不暇殫述而御曆三十餘年于朝宴罷未嘗時刻少息
其所以畏天人而衍昌祚者真如舜之兢業萬幾文之日昃
不食固未嘗執無爲之說志率作之權而君臣交儆以屢省
厥成者正所以成無爲之化也躋世平康虞周婉戚信有由
矣而誰謂其道之不同于舜文哉

皇上講學勤政法天行而不息詢事考古日治日起而有功帝王之
大經大法治天下之宏規也夫書而揭諸

殿廷自設天至節用十二事治天下之切務也懸牌而置之

座右申飭有司而責之文任屢警邊將而要其久安蠲逋賦以
厚民生節經費以裕國計孜孜焉精勤之念誠有不遑暇豫
者宜天下之人盡得其情事盡循其理也而乃有不然者宜
有以歷

之憂矣夫因循之積習固難驟更也而更之者未必有實心

文弛之舊章固難遽舉也而舉之者未必有實政欲充帑庾
而司農之用果實能一毫不妄費手節儉之躬行不可不思
也欲厚民生而司賦之吏果實能一毫不妄取手閭閻之疾
苦不可不察也守令久任矣而率多取辦于文具求其能解
紛興化鮮渤海之理也而何感手吏治之未宣伍籍加嚴矣
而率多致飾于聲容求其能禦侮折衝鮮屬門之良也而何

惑乎武備之靡振夫臣未盡賢而政未盡實則

陛下與諸大臣議政于文恐未可遽云舜之無爲文之無憂也夫
古今之人心一也以區區漢宣之綜覈即能回虛耗之邦致
吏稱民安之效曾謂

今日寧平之世乃令之而不行仁之而不化耶

陛下誠率先而不化之不厭手感格之難不循乎故常之迹將

召見二三大臣及百司之可與議者條

國家之舊典舉當世之闕遺必欲見之推行而要之治效實節
經費自

當開先之而帑庾可漸充矣實寬賦歛自郊圻先之而民生可
漸厚矣任守令則

嚴勅監司精慎舉劾毋徒徇于文具而吏治可漸宣矣嚴伍籍則

嚴勅督縣糾察勤惰毋觀美于聲容而武備可漸振矣其要主于

擇人而其權歸于核實由是文冒可革拘攣可破積習可見
舊章可舉人不敢欺而皆得其情事不敢廢而皆循其理而
本其機則惟在

陛下與二三大臣如舜文之精勤以率之夫然後庶慎庶獄不必
無而無爲之化成矣夫此之所謂精勤云者有爲之義也而
四以致無爲焉猶二之也臣又伏讀

聖訓謬篇有曰感帝顯王人稱之必曰大有爲乃
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此其說安是

將各有主謂不相蒙欺抑或其道相須也噫是可以觀帝王經
綸之學矣夫中心無爲矣而曰以守至正得非守之于爲乎
昊天之道顯仁藏用曰顯曰藏而有爲無爲體用一原矣

王之大有所爲也。以天運以時行而不以己爲焉。則雖淵微者密而非無也。雖振勵發舒而非有也。故曰至誠經綸而無所倚也。彼沉空守寂以爲無。狗生執象以爲有。均之畔道而已。愚足以治天下。噫。天下之溺火矣。談有爲者。猶曰不離乎倫物也。而假禪幻之旨。餘以文其無爲之旨。卒使天下信空虛而忘實用。而精勤之說。幾不復聞矣。

陛下循其名必責其實。處其始必厚其終。以至誠之經綸發顯。之妙用。不將挽人心而維世道乎。而得情循理之效。又不足言矣。此真大有爲之略也。若夫爲知幾爲謹獨。固至誠入德之方。而自警十二事所兼括也。何敢爲費辭哉。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頃越之至。臣謹對。

臣對。臣聞帝王之道。天道也。故必有合天之心。法以端化理之原。亦必有憲天之治法。以妙化裁之用。何謂心法全體。天德以爲敷錫庶民之本。無偏無陂。大公而順應者。是已。何謂治法奉若天道。以爲變通宜民之政。知柔知剛。鼓舞以盡神者。是已。心法立而純粹之精。與於穆而並運。斯聖人之所以合天也。治法行而神應之妙。與大造而同流。斯聖人之所以憲天也。合天者以立本而建極之體。主持乎三德之用。憲天者以趨時而剛柔之用。流行于正直之中。體用合一。顯微無間。古之帝王所以不降階序而化行若神。納天下于玉極。指斯世于平康者。率由此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

躬不世之資

撫綦隆之運天下喁喁然稱

聖主矣

臨馭以來

孜孜講學寒暑不替而表正之極端

事事訪求細大不遺而平康之化普

任賢圖治

歛福錫民八柄馭臣九德咸事

德之所及與河海而同深

威之所加與風霆而並迅治化之隆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

乃猶不自滿假于

萬幾之暇進臣等于

拜俯賜

清問謂帝王之大經大法具在洪範故首以皇極三德同體而異

用者爲言繼以古昔君人異用而同體者爲證復詢臣等以

明教正俗馭吏率人之策期使期世會歸于皇極以媲美古

帝王之盛斯虞帝清問下民周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敢不

披瀝以對揚

休命乎臣聞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委倫攸叙則洪範之書乃天

道也人君奉天以子民則必法天以運治臣請言天道夫太

虛無形秉握化權溟茫漠泯瀕濛鴻洞是天道之所以立體

也嗟之以陽吸之以陰鼓之以雷霆烜之以日月潤之以雨

露肅之以雪霜是天道之所以致用也生者殺之機翕者張

之地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風霆日月霜雪雨

露日流行于亭毒之中而太虛之體漠然不見其迹斯天道

之所以盡神也人君法天以治故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黨無偏王道蕩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是聖人之心法與太虛而同體也夫使天下而盡由于蕩平則聖人固可不賞不怒垂衣拱手而默順于理乃人之才性殊科而世之情偽多變將默然而任之乎不容以無爲也將一法而治之乎不能以盡變也于是以其皇極之體敷之爲三德之用撫平康以正直馭強弱以剛柔有正治之者焉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是已有反治之者焉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是其情爲喜怒其發爲好惡其事爲生殺予奪其權爲威福命討其具爲禮樂法制爵祿鈇鉞是聖人之治法與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並運者也然其爲用妙矣或純用乎剛而天下不見以爲毒或純用乎柔而天下不見以爲懦或剛而行之以柔或

柔而行之以剛或先剛而後柔或先柔而後剛鼓之舞之天下日遷善遠罪而莫測其所以然者是聖人之所以法天而盡神也蘊之于內則渾涵精粹貫徹于幾微而化原以正運之于外則交發互施錯綜于萬變而化理以弘其相頌之妙用如此朱熹所謂又用三德實爲推衡陳卿所謂皇極以體常以立本三德以盡變以趨時蓋得其旨哉三五之隆至德淵闕運用之妙六籍所不能模焉畧觀其迹弼教明刑疑于剛矣格苗舞羽又何柔也下車泣罪疑于柔矣後至之誅又何剛也秉鉞烈烈疑于剛矣敷政優優又柔也淒然似秋而人不以爲私怨煦然似春而人不以爲私德要之歸于平康正直而已斯舜禹成湯之所以善法天也自時厥後世道寢衰天亦不畀以洪範九疇世主闕于大道好惡反側既

以建皇極之體至其治理則亦就其才性之近者而成之禮
文躬修六默幾致刑措似矣而強宗悍虜莫能制也漢宣刑
名繩下表用循良似矣而無辜被戮不盡無也光武總攬權
綱蓋亦兼用柔道而信讖失刑有遺議焉唐太宗力行仁義
固已身致太平而推刃同氣有餘媿焉明帝政務嚴切章帝
事從寬厚唐宣精于聽斷無復仁恩宋仁仁柔有餘剛武不
足則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謂東壁而望不見西墻者也
彼所謂英君哲王也而猶如是况乎優柔好儒術而倒持國
柄威強則武宣而見制外威含忍姑息而凌逼于方鎮猜忌
刻薄而播遷于奉天如元哀代德者又烏足道哉我
太祖高皇帝崛起淮甸肇造區夏休備玄德治兼往聖觀其和撫
四夷不勤遠畧則舞干不足以為文蹙吳滅漢拯民水火則

秉鉞不足以為武定律令鋤強梗則象刑戮逆不足以為
赦災青蠲田二則泣罪解網不足以為德臣嘗伏讀
御註洪範以陰陽下民屬之天沙相協厥居屬之君蓋仰而頌曰
斯天再錫我

聖祖以洪範九疇也斯世斯民歸極會極二百年矣我
陛下紹休聖緒精求上理虛已懸衡因物順應則好惡之私不作
祛偽剷浮敦本責實則偏陂之習已消蠲逋稅謹讞獄獎賢
能行久任至恩也柔道也振材官飭學校誅俠少申禁令至
威也剛道也臣嘗伏讀

聖諭曰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畧

日用臻師師濟濟之風歸于蕩蕩乎乎之域益又仰而頌曰斯
天三錫我

皇上以洪範九疇也紀綱振舉黎庶樂業四夷嚮風百嘉暢達建極之本三德之用

陛下蓋允蹈之而平康會歸之化蓋已同符列祖追配哲王矣乃

聖問猶以為教化未洽風俗未同吏治未盡還淳人心未盡歸厚自引以為好惡未端三用未當而求所以明教正俗馭吏率人之化臣愚何足以知之雖然臣聞古語君行意臣行事故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今

朝廷所以明教正俗馭吏率人布之

詔令著之章程者固已至精至備第令有司能其事而奉其職陛下端拱受成事耳奚必更求他術哉惟是意之所在則臣敢以兩言獻焉其一曰明剛柔之實其二曰堅持久之志斯兩者

臣之所謂治天下之意也夫聖人之所謂剛非曰嚴刑峻法以立威也法立而使民不敢犯今一而使民知所守賞當而信罰行而必與事考成實事求是而偷惰浮靡者不得以痛善治是剛之實也聖人之所謂柔非曰姑息委靡以市恩也夫不能赦小過不侮鰥寡不虐無告恤困窮使閭閻無愁嘆之聲理冤抑使狂狷無沉滯之獄是柔之實也寓敦大于明作行正直于忠厚以義為威而不以怒為威以德為惠而不以私為惠則

聖問所謂善用三德君也世之論治者不之于此苟見

朝廷纔一用法則以為過剛而與嚴刑峻法者並譏徒見姑息萎爾則以為用柔而與于惠保愛者齊譽非知變達化之士也故剛柔之實臣願

陛下辨焉夫天道運而不已故能成悠久之化帝道運而不已故能深淪洽之仁故事美成在久而人之情始乎勤常卒于怠是以聖人治天下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譬之日月遷照陰陽代謝無日不運于太虛之中而不見其止息故氣化無疆而歲功成世之務近小者前見人之不率于教與世之不登于理不念頑而改善即善難而中止無治之所以小康也故道

文之道臣願

陛下體焉若茲以之則變而何患乎變德之未洽以之正俗而何患乎風俗之未同以之馭吏而何患乎吏治之不溥以之率民而何患乎民心之不厚哉若夫子產以水火喻寬猛賈誼以芒刃斧斤擬德法崔寔以選石譬寬嚴其意則一主于用剛者也董仲舒以陰陽配刑德陳寵以琴瑟證緩急

其意則一主于用柔者也斯憤世之孤憤非救世之

夫天不能以奇陽獨陰有成萬物而人王之治獨可以仰月剛柔也與哉欲矯世主之偏而不知已自陷于一偏不足為陛下誦也雖然有本焉三德之用原于一心心不可以一有蔽也蔽于愛憎則喜心用而好惡作矣蔽于私邪則用舍謬而偏黨成矣蔽于逸樂則志意昏而頓僻彰矣化原不端而欲三德之用不亦難乎臣願

陛下建皇極必求之于心恭以作肅從以作乂明以作哲聰以作謀睿以作聖敬止之德必務于緝熙剛健之精必期于純粹則一念之慈愛即為仁一念之裁制即為義斯之謂今天之心法而行之為憲天之治法民歸皇極世底平康而康疆遠古之變端有在下

今日矣。... 天下幸甚。臣草茅不識。心歸于冒。
八股不勝。... 越之至。臣謹對。

癸未科萬曆十一年

皇帝制曰朕聞治本于道道本于德古人論治者必折衷于孔子
孔子告魯君為政在九經而歸本于三達德至宋臣司馬光
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果與孔子合歟光歷事二
朝三以其言獻自謂至精至要矣然朕觀古記可異焉曰其
仁如天其智如神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曰其仁可親其言
可信皆未及武也獨自商以下有天錫勇智執競維烈之稱
豈至後王始尚武歟近世偉畧隆基之主或寬仁愛人知人
善任或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或迹比湯武治豈成康或仁孝
友愛聰明豁達則洵美矣而三德未純然亦足以肇造洪緒
何也其守成績業者似又弗如或以仁稱如漢文帝宋仁宗
以明稱如漢明帝唐明皇以武稱如漢武帝唐武宋獨具一

狀元 漢

德而亦增光宗社何也彼所謂兼三者則治闕一則衰二則危毋亦責人太備歟又有云六戒者曰戒太察戒無漸陳此弊者曰眩聰明勵威強上六事者曰不喜兵刑不用智數其于三德果有當否歟朕乘此御極于有一年于茲夕惕履與永懷至理然紀綱飭而吏必玩田野墾而民滋困學校肅而士滋偷邊鄙寧而兵滋謹日捕嚴而盜滋起厥咎安在豈仁未溥歟明或蔽歟當機而少斷歟夫一切繩天下以三尺則害仁然專務尚德緩刑恐非仁而流于姑息一切納污穢疾則害明然專務發奸摘伏恐非明而傷于煩苛一切寬柔因任則害武然專務用威恐愛恐非武而病于亢暴是用詔所司進多士諄勉于廷誼以此道諸士得不勉思而茂明之其為朕開典謨之旨推之王之憲稽當世之務悉陳勿諱

眷茲洽聞將裁覽而采行焉

臣朱國祚

臣對 臣聞帝王之繼天以凝命也必全君德以端天下之本而後可以弘經遠之猷必酌時宜以操天下之大機而後可以致其隆之治何謂大本歟之淵微之內而達諸應感之交慈祥愷悌盎然而可親精明瑩徹炯然而無蔽剛毅果斷確然而不移凝神于端莊靜一之中而渾融無間者是已何謂大機審諸時勢之宜而推諸運量之際兼容併包不流于姑息先見玄覽不失于苛察總覽獨斷不嫌于刻覈觀變于動靜陰陽之妙而化裁無迹者是已全德以為之主則剛柔萬幾錯綜萬變一精神性術之流動而不患于出治之無本隨時以制其宜則上協天道下合人情乃轉移化導之微機

而不患于致治之無機治古帝王所以不下階序而化行去
神躋一世于泰山之安而九圍式命華國祚于苞桑之固而
萬國傾心用此道耳藉今為治而不本之以德則雖有所設
施注厝亦將墮于私智小術而推行無準何以端天下之治
本而躋一世于雍熙修德而不運之以機則雖有所謀謨智
慮亦將流于偏見寡識而泛應無權何以弘天下之遠猷而
登斯世于上理此晚近世之陋規非上聖之宏圖而極治之
要道也欽惟

聖帝陛下

稟剛健中正之資

備文武聖神之德

孜孜問學寒暑不替而維皇之極已端

事事講求鉅細不遺而望道之心甚切

溥弘敷之澤與河海而同深

廓嚴肅之威與風霆而並迅固已四三王六五帝而超出乎尋

常萬萬矣乃猶不自滿假進等于

廷

俯賜

清問土嘉虞周之盛王下逮漢唐之令主始之以孔子九經之言
而繼之以司馬光三劄之語而于治道之所尚特惓惓焉臣
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虞帝疇咨之心即周王訪道之心而漢唐宋諸君無
足數矣臣也竊伏蓬藿志切輸忠凡吏治之汚隆人心之淳
漓與夫養士興賢之法足兵弭盜之方其究于心久矣即下

問願有所陳說况

聖問彰彰如是臣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古之聖王之御世也未嘗以無本之治治之故紀綱法度禮樂刑政要皆一本于心未嘗以執一之治治之故剛柔互用仁義並行要皆可適于治此智仁勇相濟以有成仁明武相須以並濟宣聖所以上接堯舜之統而司馬光所以仰承洙泗之傳者率是道也是故唐虞之世天下號極治矣當其時黎民於變萬邦咸寧和氣盈于域中文命敷于四海又安用夫武哉顧無武之名而有神武之運精明果斷之意常寓于湛恩濊澤之中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堯之所以蕩蕩難名也而若時之命不以卑于啓明之胤子又何嚴乎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舜之所以巍巍莫與也而四凶之罪不少假于象刑之惟明又何毅乎其仁

親其言可信禹之所以祗台德光也而防風之誅不少桀之會稽之後至又何蕭乎是堯舜禹非不用武也乃所以善用其武也商周之世天下稱至治矣當是時天下大定邦家輯寧陳師于南巢觀兵于牧野豈非用武哉顧有武之迹而無尚武之心寬厚博大之規常寓于蕭清戡定之內天錫勇智湯之所以奉若天命也而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則仲虺稱之矣執競維烈武之所以求清四海也而不泄于迹不忘于遠則孟軻贊之矣是湯武非用武也乃所以善成其仁智也齊是而降創業之主肇造洪緒以開一代之治者雖其德未底于純全之域而亦足以致治故漢高帝寬仁愛人知人善任則五年而成帝業光武明明廟謨赳赳雄斷則數載而克中興迹比湯武治幾成康者唐太宗也而貞觀之治卒開唐氏

之業仁孝友愛聰明豁達者宋太祖也而仁厚之澤本於
葉之安之數君者或以嚴明造大業或以忠厚垂鴻休後三
德之用夫固各有攸當也守成之主嗣守先業以繼一代之
統者雖其德未造于純粹之歸而亦足以成治故漢文者
仁宗世所號為仁主也而富庶之風深仁之治至今有遺
焉漢明帝唐明皇世所稱為睿主也而長厚之休勵精之治
至今有深羨焉漢武帝唐武宗世所號為英主也而雄迈之
累克敵之勲至今猶可想焉之數君者或以柔道理天下或
以精勤致太平彼三德之用夫亦各有攸當也藉今崇教大
之治于羣雄角逐之世則迂矣厲鷹揚之烈于四方無虞之
時則擾矣任苛察之政于民風淳厚之俗則過矣徂因循之
冒于起弊扶衰之際則隳矣又何以開丕基而著鴻績守成

業而致盛治也哉故匡衡疏六戒而太察之與無斷皆在所
懲陸贄陳九弊而聰明之與威強皆在所黜蘇軾上六事而
兵刑之與智數皆在所畧數君子者其各有見乎
陛下諒御以來十有一載于茲矣

勵精圖治

推心任人固宜吏稱民安政修事理邊疆無桴鼓之警方內無
盜賊之憂以彰

陛下平明之治可也乃者近年以來紀綱屢飭而吏無廉靜之風
田野雖闢而民無康阜之化學校常蕭矣而書衿之士鮮氣
節而寡廉耻遠鄙雖寧矣而驕悍之卒辱是帥而逞姦謀督
捕雖嚴矣而潢池之赤子屢縱逸而拒威令誠有如

聖制之所詢

宸衷之所慮者此何以致之也意者有司不能仰体

德意而奉行之過乎臣愚以為吏之無良者處別未嘗也譏濟之

仕之途公銓選之法明黜陟之等則奉法循理者益勵于

業者催科太急也誠省賦歛之條緩積逋之令寬力役之征

則服田力穡者遂有秋之望游惰無賴者樂耕耨之常又何

患乎民生之未遂學校者

國家養賢之所本以養賢而作新無術賢其可興乎誠欲剛方

正直之士接踵于朝博雅練達之才不匱于用則廣斥學宮

而慎選明師可也軍士者

國家禦亂之資藉其禦亂而紀律不戾軍其可治乎誠欲三軍

之士有投石超距之勇百萬之師有塞旗陷陣之勲則時

會典此禮之文也誠因此而務實以興之玩好可以悅心曰得

無為禮之妨乎袁麗可以適志曰游無為禮之害乎法行威

曉而沁水之田必裁威始貂璫而斜封之恩澤必節雖禮

法未備而虞已神悅而承流者翕如矣回風會挽積習此

下之事也誠因此而務實以省之

晝接不可勅矣而疏之出入必稽

日講不可曠矣而制之廢興必覈誅姦欺則不使有漏網之

之令釋寬抑則不使遺覆盆之照將禮法具舉而奔走服從

聞命恐後者虞虞矣蓋禮法之維天下也是耳目形體之相

攝屬也而率作首成則精神以紐載之淪浹之者也譬首有

所向足不煩諭而行心有所之口不待言而喻實之感人何

以異此故臣始以實之一言為

皇帝制曰蓋聞上古無爲而治不賞而民勸不怒而威于鈇鉞何
甚盛也而儒者之論治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
化天下又謂夏后氏先賞而後罰殷人無罰而後賞周人修
而兼用之則二帝三王所繇固與上古殊路歟何同歸于治
也又有言賞疑從予罰疑從去者有言君子儻無濫者有言仁
可過義不可過者以爲古昔帝王皆以仁君子長者之道待天
下然則先罰後賞者非歟抑賞罰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
所以治歟我

聖祖繼天立極垂憲萬世恩威莫測其用賞罰務協于中其揭諸
祖訓首章及載諸

聖政記者同符治古可得而陳其槩歟朕以寡昧託于臣民之上

十有四年矣夙夜兢兢惟古訓是式

成憲是遵不愛爵祿賜予以待功能之士而不法者以三尺重繩之明示好惡以與天下更始然德澤壅而不究法令泥而不行任老成獎恬退以教讓也而浮競之風益甚華苞莖罪食墨以訓廉也而澄清之效罕聞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人心猶溺于紛華刑獄寬濫示之以寬而吏議多工于鍛鍊蠲租賑窮詔嘗數下矣胡閭閻之困未蘇振旅詰戎令亦屢申矣胡牖戶之防未密無乃勸懲之法闕而未備歟抑所謂修職任事者漏賞而欺漫避課者佚罰歟殆朕之一不敏不明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而督率之者非其實也茲欲賞信罰必以

紹明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何修而可爾多士居則稱先王諱嘗

世之務其尚究新古今體要詳者予篇勿汎勿隱朕將親覽焉

唐文獻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取宇內也必有憲天之實心而後可以端治本必有法天之實政而後可以宏治功何謂實心蓋諸宥密之中運諸淵微之表意所予而速于今神所懾而惕于威操睿乎默化之術而使天下以懲以勸者是已何謂實政審諸時勢之交達諸經制之際予而必期于當功奪而必期于當罪執精明嚴密之權而使天下以榮以辱者是已實心以運于內是謂喻天下以神而天下即以神孚之故其道同天之無爲而治本自我以端實政以措于外是謂維天下以法而天下即以法遵之故其道同天之有爲而治功自我以

舉古帝王所以不可階序而化馳于風行不出庭帷而今
于梓谷用此道耳藉今本之不端而徒以其法今之粗與夫
下相把持則精神與治道不相貫通而雖有所經畫注措晏
亦祇爲粉飾之虛文其何以培天下之化原功之不舉而徒
以其循行之迹與天下相從事則法制與人情不相維繫而
雖有所設舞率作要亦僅爲太平之壯觀其何以臻天下之
至理以是爲政是末世之陋風世主之淺術也即欲躋一
于綱紀法度之中而措四海于均齊一之域其道無幾矣
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盛日具足以有儲之資
惕勵憂勤存不敢康寧之心

宵衣以圖政而鉅細必親
日新以明學而寒暑不輟

災旱則

步禱

郊壇立致其霖之應

納諫則

躬御煖閣不覺晷刻之移斯固已困天下于春風和氣之中而震
天下以雷厲風行之烈天下喁喁然謂玉璫可為帝王所倚
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子

廷

備番

清問惓惓乎舉古帝王所以用賞罰之道古儒先所以論賞罰之旨而繼之以風厲督率賞信罰必兩言欲臣有所陳說臣不敏其敢無辭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耶蓋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知君者天所命也天有福善禍淫之理而其權恒寄之君君握命德討罪之柄而其道恒法乎天故潤之以雨露天所以示恩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賞折之以雷霆天所以示威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罰賞罰者帝王制馭人羣之上術也彼上古之世其政熙熙其民皞皞無賞也而朝野皆相率以勸于善即賞有時而不必用非熟罰也而遠近皆相率以懲于惡即罰有時而不必施斯無為之治而極盛之休風矣自是厥後皇王之政若循環而儒者之

論亦人人殊指故稽九官之命則知唐虞不能廢有而夏后氏承勲華繼美之後成周當文明大備之時則或實後罰或兼用夫賞夫孰非彰善以示天下勸者耶考四之辭則知唐虞不能廢有罪之罰而有殷氏承夏桀淫比之後成周氏當殷頑未靖之時則或先罰後賞或兼用夫罰夫孰非誡惡以示天下懲者耶彰善以示天下勸而激厲故舉之恩固嘗寓于爵秩褒嘉之內誡惡以示天下懲而哀矜憫恤之意亦常流于創艾誅夷之中故古帝王賞疑則從其于不虞其失之僭也是所謂仁可過者也罰疑則從其去惟恐其失之濫也是所謂義不可過者也蓋政則代有變更而其適于治則一言則人有可否而其宜于治則均要之皆以積神心術之蘊運之慶賞刑威之中而置底原乎人運功機

不越此矣洪惟

皇祖繼天立極

垂憲萬世當夷風甫殄之秋適海宇清寧之日時則恩威莫測其

用賞罰務協于中至今誦

祖訓首章及載在

聖政記者大都煦育與震曜並行而矜全之意常勝渾厚與精明

並運而峻法之戒常嚴是所

十一朝之忠厚而貽億萬載之太平者信有自矣而我

皇上復承之夙夜兢兢日惟古訓之與

威憲是遵是式故微長必錄片善必褒即雨露之恩不渥于此也

儉夫必黜姦黨必誅即雷霆之威不肅于此也蓋十有四年

以來而淳風既已翔洽和氣既已鬱蒸矣然臣伏讀

聖制謂德澤壅而不究法令泥而不行則臣以為誠亦有之故臣

老成冥恬退將使百官與之矣而脂膏幸造巧宦若神浮競

之風果盡哉乎車苞之罪之實之將使群群與廉矣而羔鴈塞

途筐篚載路澄清之效果可冀乎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倡

優后飾墻屋文繡者所在如是紛華猶故耳刑獄寬濫示之

以寬而法擬秋荼之僇之者隨處而有鍛鍊猶故耳蠲租

賑窮

詔嘗屢下矣而蓋藏未備之述之不之使之不敢謂閭閻之困已蘇也振

旅詰戎

今亦屢頒矣而鞞鈴未請之任之實之未敢謂藩戶之防已密也蓋

廟堂之上所勸誘者如此而天下或有賞之而未必勸者是雨露

之恩有時而不潤也所懲創者如此而天下或有罰之而未

必懲者是雷震之威有時而不憚也茲欲一舉而登之其意亦豈有加于賞罰二者而已哉蓋賞罰者人主所以飭治苛爲具已也我未行一賞而天下已于我手觀恩而或謂爲飾喜之迹即疏茅土錫圭綬牲牲優于曠近而修職任事事有成效者乃或抑而不予則不僭謂何而人于是真知勤矣我未行一罰天下已于我手觀威而或謂爲飾怒之文即抗章服移郊遂往往苛于疎下而欺設避課具有實迹者乃或倖而逃誅則不濫謂何而人于是真知懲矣故欲行賞罰莫大于法天法天之道莫先于核功罪之實而行之以斷是故旌考繁之高蹈而嗜榮若渴者黜勿予退讓之風何不可幾也褒酌泉之雅操而趨利若赴者擯弗齒澄清之效何不可必也奢侈未殄則必示等威之式嚴僭紊之誅而俗必知榮

儉矣欲蘇閭閻之困則士不宣德惠者陟以顯秩而壅關溝洫者罪之無赦可也欲密監而戶之防則加志訓練者優以重典而玩愒戎行者置之不厚可也如是則風厲之術操之在上而民從之如流水非從賞罰之法而從以心也督率之權亦握之在上而下式之如轉樞非式賞罰之文而式以實也又何德化之不可洽昇平之不可致雍熙太和之理即唐虞非所尚奚况三代哉抑臣猶有

獻焉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君心者萬化之原也惟不好逢迎之術而競進者無所容惟不營帑藏之積而嗜利者有所憚惟不侈供御則奢者媿惟不峻刑戮則殘者戢惟軫痼瘼之視而民困可甦惟切外寧之懼而邊防可固故臣亦願陛下實求之心而已勿以左右近習爲悅而盡此心勿以賢士大

夫爲厭而逸此心勿以物力豐盛而或以土木荒此心勿以
運際承平而或以畢弋蕩此心勿以邊境無虞而或以戰伐
黷此心惟益務

講學益勤

顧問則淵微

審勿之內皆清心寡欲之資而虛冲恬澹之中皆端本澄源之
計故爵賞未頒而意所嚮往即爲霽澤刑罰未施而神所凝
注即爲靈爽自是而臣工口以式化疆宇日以寧謐即以紹明
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又何難哉此止所謂風厲之有本而
督率之以實者惟

陛下垂神而採納焉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早茅下士不識臣謹對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